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八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周 鍾介生叅閱

啟儀部奏疏

疏

戚元佐

議處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

臣聞國家極重之勢，慮不可反，天下殷憂之伏，謀當預圖。方今宗藩日盛，祿糧不及，人皆憂之，言官亦嘗

屢切陳之，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議宗藩條例，事有畫一之法，冒濫不得容其奸，冗蠹頓裁，時稱一快。然天潢繁衍，而椒聊瓜瓞者不可限也。國課有額，而歲徵難派人者，不足供也。近因科臣建議，事下本部，臣係該司職掌，已經通行各藩。及兩京各衙門人，據所見得具疏請，今已及期，止有南京禮部一疏，稍擴條格，略陳其槩，而其他亦未有言及之者。蓋以宗藩事體動關祖訓，是以諫卽窒碍，法多掣肘，然欲不拂祖訓而聊且通融，則亦補偏救弊。

之法而非拔本塞源之道也。諺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日之事，若非大破常格以處之，則將來祿糧必不可支。有司必不能給，宗藩必不能謀生。國家必不能無事，不出數年而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今之議者每曰：祖訓在上，不可少干，而不知祖訓之言。祖宗未嘗拘也。故欲議宗藩，而各得所當，先統觀宗藩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祖宗微意之所在。然後可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耳。蓋高皇帝雄略開創，首啓宗封。衆建諸子，周錯要地。如北平天

險。文皇居之。北平東盡諸侯而西瀕大河。如大寧
遼左上谷雲中。則遼寧谷代四王爲之葆塞。鴈門南
控河上而西扃嘉峪。如太原關中延慶環靈酒泉張
掖。則秦晉慶肅四王爲之屏蔽。如內郡諸王。亦皆秉
鉞部兵。崇權握勢。維城維翰。棊布星羅。此固一時也。
迨于靖難以後。世襲隆平。齊谷繼譁。漢趙旋孽。或懲
或貸。日積猜嫌。彘臬益煩。兵權盡釋。朝堂無懿親之
迹。府寮無內補之階。情親而勢愈疏。養弊而防滋密。
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間作不典。荒酒謫

暴歲無虛曠。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闕土之收。辟
有勒盡之慘。况乎邸用繁增。經制無略。髓痺莫解。尾
大爲虞。仁人悽惻而寒心。志士痛哭而不足。此復一
時也。其在于今。則人多祿寡。支用不敷。假貸揭債。朝
食望米。以致資身無策。日不聊生。乃有共蓬而居。分
餅而饑。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不交。語及中冓。則言
之醜而不可詳。殍爲道殣。則狀甚悲而不忍見。強梁
者彎弓走馬。白晝搶奪于郊衢。柔輒者執捶擁蓋。潛
身竄入于輿皂。此又一時也。夫高皇艸昧之初。列

建宗子。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列聖以迄于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以曲盡者矣。卽如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人之有今日。但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于世遠親降。因時損益。亦待後善繼述之主。變而通之耳。夫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至永樂年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盡多也。而當時祿入已損于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支造人玉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

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位。視國初不啻千倍。天下王府之祿，反多于歲供京師之米，卽使盡發。上供之輸，猶不足王祿之半。爲今之計，欲裁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宗所入刻削已盡，而且至于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于無可加矣。夫各宗迫于飢寒，而嗷嗷相聞，有司苦于無措，而遑遑在慮，况乎名封婚禮，請乞保勘，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叅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爲難處，十年之後，截長補

短，每人而生二子，又不知其增幾何人也。中間雖有老歿夭亡，然歿者不如生者之多。所增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添一封，則添一人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哉？諫者有曰：國課不給，稍倣漢家分王之意，使各宗人自爲養，生育多寡，皆不必顧，則冒濫自絕，亦可少蘇有司之力。爲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郡王，其祿千石，倘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兼支，尚有本色米三十石也。又一

相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而三四十數分之矣。又一再傳亦復如是。則愈分而愈微。夫婦臧獲少者不下數人。朝饔夕餐。婚姻歿葬。其何以贍。彼庶民之家。亦有產薄而世傳不乏者。以其各有營業。而日生不窮也。今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爲生。臣固知其不能矣。臣謂當今國事之極大者。莫如宗室。天下之大可憂者。亦莫如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生路。固不可。開之以生路而不善通夫。祖法亦不可。蓋不觀諸祖宗朝乎。彼國親王之祿五

萬復有段絹茶鹽等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爲萬石。又不能給。而代蕭遼慶寧國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高皇令出自已。而前後之言。已不信矣。至永樂祿米日殊。秦魯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內撥給。文皇去國初未遠。而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矣。况親王出城。歲時訓練。蒐兵講武。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則寢之。郡王子孫。任用以官。陞轉如常。祖訓也。而累葉

以來皆無之。則高皇祖訓。列聖已不遵而奉行
之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而調瑟乎。即使
高皇而覩今日之困如此。文皇而遇今日之難爲

又如此。將援照制祿之初而盡給之乎。抑通變其術
而別爲之議乎。况封建同姓。世世相傳。此古之所有

○應○惟○在○之○太○尊○防○之○本○密○

坐食縣官爵職。世授則古之所無。臣故以爲欲善其
法。必須大破常格。不拘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授

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其便。一切出城越關之例。
盡弛其禁。使人人得以力業。則各宗有謀身之策。而

國家紓空乏之憂。我皇上親親之誼。亦庶可以善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敢以聞于上者。良以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萬一有不逞之徒。啓釁生變。則追論首事之臣。不免鼃錯始禍之誅耳。又聞高皇帝時。平遙訓導葉伯臣。應詔陳言。首請裁抑諸王。而上輒大怒。被逮入獄。其後不數年而親王之祿。亦遂大減。是用其言。伯臣之身雖戮。而有功於國。則大矣。臣於此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非不知其事之可危。但今日

之事國事也。人臣之義，苟利於國，或生以之。臣職堂所關，禍福利害，皆所不計。卽使用臣之言而誅臣之身，臣無所悔。何者，害及一身，爲甚小；而利在國家，爲甚大也。昔扁鵲過齊，桓侯容之，及見其有疾，喻以不治，將深，乃三見而不見信，以致于不可捄。今宗室之病，已在腸胃，然酒醪可及，再益數年而深入骨髓，則扁鵲且將驚而走矣。臣故僭擬數款，開例如左。條諫上聞，伏乞勅下本部，通行各親郡王大集將軍中尉從長計議。當今各宗子女，見有幾何，各處賦稅，見有

幾何自今以後，人數向增幾何，天下民力足能供億幾何，各省錢糧尚可加派與否，各宗坐食可爲久計與否，將臣之所議與相洽之制，彼此參酌，孰便孰碍，何利何害，當必有一定之見。如於事體人情果爲利便，卽具奏前來，聽本部議覆施行。至於臣之意見所不及，與彼之易地所難行者，則化裁通變，全在當國者一劑量之耳。臣不勝切望之至。

一限封爵。查得嘉靖年間，豐林王台瀚奏稱宗室之中，其弊難究，不必較其妾媵有無，止定其子女多少。

議親王限以五子之外其餘多生者止給冠帶榮身
並無爵祿令其自行營業或商或農所行從便郡王
以三子爲例將軍以下各隨等差已經本部酌議具
覆无帝未賜決允遂寢其事臣謂人之子女原有
多寡不必限也惟限其生子之數則於人情似爲少
拂宜乎先帝之未允也然而生不必限封則可限
蓋帝孫王孫親疎有等恩數禮秩隆殺有差今國
朝歷世已二百餘年以親論之亦遞減矣故除初封
親王且姑照例襲俟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累朝

支派之分列各藩者當立爲定制以限之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焉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請各士農工商聽其自便有志讀書者與民間俊秀子弟一體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皇親事例亦不必限向輔終身正任外官其何人哉他力田通工等業從便生理可也或曰親王之子例

爲郡王、郡王之子、例爲鎮國將軍、各將軍中尉之子、例得職祿、今各宗之子封者固得其所、而不封者竟與齊民等、不幸而生、稍居後、則一體所分、貴賤貧富迥然懸絕、已爲不情、况讀書必賴燈火之資、經商必藉貿遷之本、力穡須得平畎畝之授、工蕪不能無俯仰之累、彼將何以爲生邪、臣以爲宗女宗壻、尚有壻資、多者給銀百兩、今後合無將親王之子、不得封者、至十六歲、賜之冠帶、仍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不得封者、至二十歲、亦賜之冠帶、仍給銀四百兩、將軍中

尉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賜衣巾。若止務生業。不必概賜。各子仍俱給銀二百兩。以上各子。遞減處給。則或仕或不仕。咸有所賴。似無失所之嘆。但於查勘一節。極當慎詳。庶無冒濫。以茲妄費之弊。如是而各宗之子。猶或有不能自立。而遊蕩廢棄者。則警諸家有不肖之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或曰。擅出城郭。國有明禁。今既任其生業。則必不能出郭。恐爲不可。臣嘗稽之。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以禁之。不使出郭者。爲近日放縱不法者設也。苟能各務生

業謹守王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也。或

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仕受職，與交易憤事，一

切貸之，則貪婪兇縱，凌弱暴寡，益多事矣。臣愚以爲

及今宜所然行

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卽宗室有罪而有司刑罰

不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有欲，所以平其情而不

亂者，恃有司之法繩之耳。今宗室一有小過，不以有

司治之，而動必奏請，苟以錙銖斤兩，彼必忿爭，而遽

欲聞之。朝廷則往來勞費，廢時妨業，彼小民者，豈

願爲此哉？若復不較而姑縱之，則錙銖不治，千金可

攫斤兩不戒。則腴產可侵。故曰有司之法不行。大亂之道也。夫常人之愛子弟者。必望師傅。用夏楚以威之。今之有司。皆士大夫國朝之外傳也。今之宗黨。皆皇家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就罪辟。孰若教戒而造就成才。以歸於正之爲愈哉。且聞今之貧宗。傭工隸卒。無所不爲。匿名執役。甘心捶撻。是陽諱其名。而陰忍其辱也。若顯拔搢紳之列。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媿矣。臣嘗熟思而酌議。

如此

一議繼嗣。查得郡王乏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明。人知共守。惟親王之嗣。得以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爲親王之得封。謂其爲帝胄所分。天子之次子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故崇之以禮貌。不使與兄弟同輩。大相懸絕耳。今子孫相繼。世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乏嗣。則統緒已絕。卽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爲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哉。國家功臣。遇有乏嗣。則許族人襲

爵此謂先世常有勳勞于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割絕繼其世緒是所以勸有功也。至於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論。傳之數世其澤已斬其福已過。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爵職何緣躡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爲自今以來有絕嗣者止推倫序相應賢能著聞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弟親姪不得冒請復繼王爵。

一別疏屬查得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卽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改則與

國終始將萬世矣。攷之古昔典禮莫備於周。然周家五世外。燕會慶問皆弗之及。非薄之也。親親之殺。天秩本然耳。禮固有云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族竭矣。今至奉國中尉。孰非皇家袒免以下親乎。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朝開國四祖肇基。德億熙仁。皆爲藏主。則於祖且然矣。而况早屬乎。臣於前欵議將中尉止封一子。然奉國中尉世世皆封一子。則恩數無窮。親疎無等。揆諸古者六世親竭之說。大不侔矣。合無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再傳而下。

不必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爲資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法制亦可遠及矣。

一議主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鄉君各隨父之差等請封。初不限其數之多寡。及至選配儀賓。各有執事。誥命祿米從人等項。今男封既有限制。合無將親王之女。止封其三。郡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祿。俱各照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職事。誥命列之官階。足爲榮寵。合將衣祿免給。亦無

不可。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各給以婚資，使爲贍用。出自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給銀八十兩。出自中尉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壻，聽其自爲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外官。宗女宗壻，除已前者勿論外，以後各宗女壻，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帶壻貲，一體聽其自便。

一議冒費。查得冒妾子女、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糧，革去尤爲便利。但前項各宗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

讀書及無產營運。或驕惰遊蕩。不能生理者。一旦革其口糧。恐不聊生。似亦聖世之弃人矣。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豫爲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則宗人不致告病。而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

一議擅婚。查得宗室請封選婚。必有本部題覆行選。各宗選有之日。奏結完備。本部查明具覆。方有勘合。行令入府成婚。若未經奏請而徑自配偶。或雖經奏請。未授封號。而先以成婚。皆爲擅婚。擅婚之子。例不

得封歲給米五十石仍本折中半兼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顯言其弊或假捏奉到勘合或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請淑恭宜安人等號此等名色雖各有不同皆屬擅婚例無授封之理然彼既不肯自首其弊而奏抄到部必不能違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然也夫各宗格於例而無由申其願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喪殮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爲今之計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爲擅婚之子照例給

與本等口糧。士農工商仍聽其便。自今以後生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聽令從宜生理可也。伏候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九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楊 葵子常參閱

楊司農奏疏

疏

楊俊民

邊餉漸增供億難繼酌長策以圖治安疏

查核九邊兵餉

楊公神廟十九年爲司農則此出數是二十年後歲開

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督倉場都

也查係二十一年

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褚鈇題稱臣以愚劣

誤蒙任使業已踰年見去歲太倉收過各項銀四百七十二萬三千兩有奇放過各項銀三百九十九萬九千七百兩有奇而邊餉十居其八且多額外之需臣不勝私憂過計謹即太倉考所載先年邊餉及去年所發數目一一較量爲 皇上陳之夫邊防非今日始也今之北虜即昔之北虜也今之倭奴即昔之倭奴也在西北設有沿邊衛所以防虜患在東南設有沿海衛所以防倭患自 祖宗時而已然矣然有額衛則有額兵有額兵則有額餉縱承平日久額兵

不無消耗而額餉固自在也當事者誠加意清勾補足額兵給以額餉自足禦患縱地方武備單弱然就近調集亦足以捍外衛內又安可輕易增兵而難太倉以額外供哉臣考嘉靖以前九邊年例銀止一百萬有奇而隆慶初年遂至二百八十餘萬矣今查去年所發數至二百四十三萬比隆慶間又增六十餘萬矣如薊鎮舊止六萬七千有零今至三十八萬九千餘兩密雲舊止一萬五千有零今至三十九萬四千餘兩永平舊止二萬九千有零今至二十四萬六

千餘兩。宣府舊止五萬一千。近至三十三萬三千餘兩。大同舊止五萬。近至四十二萬四十餘兩。山西舊止一十一萬。近至二十一萬三千餘兩。延綏舊止十萬。近至三十六萬七千餘兩。其他數未相遠。姑置不論。然隆慶以前。北虜屢犯。客兵不時調遣。其費猶可言也。萬曆以後。北虜款貢。客兵未嘗調遣。其費則可省也。然使九邊各守舊額。不再增兵增餉。臣亦可以無言。今查永平一鎮。又增海防兵三千。歲增餉五萬四千矣。天津一處。又增海防兵三千。力士五百。歲增

餉六萬矣。而又調遣浙直南兵。歲費月餉行糧二十餘萬矣。夫國家財賦止有此數。連年水旱災傷。又不能盡完。百臣受事以來。再三議處催科。可謂不遺餘力。而一歲所入。僅供一歲之出。今春夏不及五月。而買辦年例等項。共出銀一百七十餘萬兩。不足。又借京糧庫料草銀湊數。幸有此可以那借。設無。何以應之哉。夫國家有事。欲攘外安內。何可無兵。欲士飽馬騰。何可無餉。果無兵無餉。亦不得不增。今查永平一鎮。見在官軍三萬三千九百一十一員名。比原額已

增一萬一千六百四員名矣。近年京運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兩，比原額幾十倍矣。萬曆三年，又增銀八萬四千有餘，尚可謂無兵無餉乎。又查天津三衛原有官兵九千二百九十九員名，爲備倭而設。後因各兵坐糜糧餉，遂擇精兵壯五千七百有奇，令兩遊擊統領，赴薊鎮修守。今一聞倭警，遽添兵添餉，不知國初設衛之本意，平日訓練之謂何。先該保定巡撫劉東星題議河間河大瀋陽天津春秋五營班軍，俱留天津防海，免令赴邊修築，此最計之得者。縱一時有

事。然該鎮所轄尚有兵馬十營，除留老弱護守城池，選其精銳，每營可得一千五百餘名，十營可得萬五千人。若有警，不數日可以調集。誠如是，則倭奴固不足患矣。况長蘆有割沒鹽銀，歲留一二萬，即可濟用。是二鎮非無兵也。特一調度耳，非無餉也。特一轉移耳。然臣猶有說焉。蓋兵不可輕募，已募則不能遽散。餉不可輕加，已加則不能復減。然有糜費影射，可省可減。而各軍無詞者，夫軍有月糧，不可減矣。而中有逃故月糧，不可住支乎。馬有料草，不可減矣。而內有

倒灰料草。不可扣除乎。將領既多朦朧。該道又不查點。惟巡按閱操。始僱覓應點事。已則虛冒如故。兵有定額。官有常祿。而廩給紙劄心紅油燭與贊畫書記之類。則無定制。將領利其折乾而多開。該道重其體面而容隱。雖督撫明知。亦多姑息。此弊所從來遠矣。其財安得而不耗乎。誠一着實清查。每年可省銀七十餘萬。試舉一二例之。如宣府原額京運三十三萬三千二百有零。去年止發餉銀一十四萬八千。比舊額省銀一十八萬五千二百餘兩。此固因北虜款貢。

故年例節省過多。而督撫司道稽查節省亦與有力焉。又如總理寧武糧儲郎中劉兌管糧三年積出附餘還官冒濫屯鹽逋欠之類。通二十餘萬。前歲寧夏之變。當事者欲加餉以安軍心。獨本官與呂巡撫堅意不從。因與當事者相左。故告病而去。夫方今天下多事。財賦稱詘矣。使九邊督撫管糧皆若此。則一年豈止數十萬之積。即二鎮而天下可知已。然天下豈無賢者。惟鼓舞無術。則人多因循。合無通行各邊。以後督撫管糧。如有潔已奉公。實心任事。積貯有餘。年

例多減者、或賜勅旌異、或破格優叙、則轉移化導之機、一風示間、而所得居多矣、每年終、各邊管糧郎中、仍將兵馬錢糧、開立管收除在、備造簡明揭帖、送臣查考、然各鎮豈盡無所出哉、今查每年遼東有本色屯糧三十七萬九千二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一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薊鎮有本色屯糧漕糧九萬三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五萬六千五百餘兩、密雲有本色屯糧料并漕糧一十六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等銀一十四萬四千九百餘兩、永平

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六萬一千五百餘石、折色糧銀五萬一千四百餘兩、昌平有本色漕糧三萬九千二百餘石、折色屯糧民運等銀一十三萬九千三百餘兩、易州鎮有本色屯糧二萬三千餘石、折色民運等銀三十萬六千九百餘兩、宣府有本色屯糧一十八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馬草鹽鈔等銀七十八萬七千二百餘兩、大同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七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屯糧秋青民運等銀四十八萬九千五百餘兩、山西有本色屯糧民運米豆五萬

一百餘石、折色屯糧民運鹽課等銀四十九萬三百餘兩、寧夏有本色屯糧民運米豆一十六萬六千餘兩、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一十九萬一千六百餘兩、延綏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一十五萬六千三百餘石、折色鹽引等銀二十九萬四千八百餘兩、固原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二十六萬七千七百餘石、折色地租鹽引等銀三十萬一千六百餘兩、甘肅有本色糧料二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二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天津有本色屯糧料并漕糧

八萬二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屯田等銀七千二百
兩字解各邊所需糧料倚民運及屯田一旦有急則關中糶引未嘗
餘兩是各邊未嘗無所處也。顧屯糧未能盡完民運
漕京運也。自民運不清屯糧多耗。鹽課不足以供之。乃請發京帑有
率多拖欠故不得不仰藉京運耳。然軍民皆食土之
年例粟之稱其後多至數百萬石。

有司則屯糧民運未有不完者。屯糧民運既完則各
邊用自饒裕而京運漸不可省乎。臣考國初鹽引中
納本色故各商墾田邊塞屯田鹽法二者相為表裏
最為足國安邊要務。今鹽政雖不可復而屯政則宜
修舉。臣嘗作縣請天津矣。見天津沿海一帶皆可耕

之地，惟長蘆葦，一望無際，若能修舉屯政，實爲國家永利。又嘗巡茶至西寧矣，見漢將趙充國一時屯田湟中，民到於今受賜。今邊道師師濟濟，豈盡出充國下哉？誠一修舉而邊方永賴之矣。姑舉二處而天下又可推矣。臣目擊九邊糜費，太倉勢不能支，故將各鎮兵馬錢糧新舊數目，逐一開陳，附以愚見，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覆議上請，趁時平寧，共圖節縮，務使三年之間，有一年之積，將來庶可支持。等因奉 聖旨抄出到部送司，案查萬曆十八年，該部尚書石星

議因太倉置乏、通行各邊督撫衙門、酌議節省、陸續
奏報、大槩所省不多、旋即增添、較前時尤甚、原與太
倉考內數不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各邊鎮向
來增兵因而增餉、不無過濫、委當裁省、督臣褚鈇題
議前因、大率爲太倉積貯空虛、其圖節縮至意、但查
各項錢糧應減應留、事在闕外、本部遠難遙斷、相應
酌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各邊督撫官及劄管糧衙
門、轉行各該守巡兵備、從長查議、河間河大瀋陽天
津五營班軍、應否照撫臣劉東星所議、俱留天津防

海免令赴邊修築，其應用糧餉，自有本等行月二糧，相應照常支給，所議長蘆割沒鹽銀，係解京濟邊正供，擅難別議。至如逃故官軍，倒歿馬匹，月糧料草，向據管糧衙門，按月呈報作正支銷。近來有無冒破將領家丁，隨營馬匹，親軍薪水廩給，紙割心紅油燭，與贊畫書記等項，逐一着實清查，不許虛冒折乾通融。裒益每年可省若干，以後督撫并管糧官，有能實心任事，存積有餘，藉以減年例者，本部奏請旌異。或破格優擢。每年終，各邊管糧郎中，仍將用過兵馬錢糧。

備造簡明揭帖、一送本部、一送太倉總督查考、其遼東薊鎮密雲永平昌平易州宣府大同山西寧夏延綏甘肅天津等鎮屯糧民運原係濟邊正額、如有拖欠、責成各該司道督率軍衛有司官照數完追、至於天津沿海一帶、及沿邊荒屯田地、履畝踏勘、委有若干、無拘軍民、聽其開墾成熟、三年以後、方與起科、每年終將墾過數目造冊報部、期臻實效、并將後開應停應減軍馬錢糧查照款目酌議停妥、回奏前來、以便另行覆請、

計開

遼東鎮主兵官軍八萬三千三百二十四員名。馬羸四萬一千八百三十四匹頭。京運主兵年例銀一十六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兩五錢二分八釐二毫五絲。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客兵年例銀八萬二千八百十八兩四錢。防修邊工行糧銀一萬八千兩。前件臣查得該鎮主客年例舊額二十六萬六千二百有奇。萬曆六年新添家丁賞賜并墩軍夜不收月糧布花等銀四萬五千七十八兩八錢四分。今查萬曆二十

一年發過年例并征倭銀七十三萬八千四百餘兩。比舊多費銀四十二萬七千一百餘兩。然在征倭銀四十二萬。事寧可止。新添銀四萬五千有餘。久則難繼。况該鎮未見增兵。而驟添月糧料草。似涉虛費。相應從長計議。將六年新增酌量裁減。前件臣等看得遼東鎮主客兵馬年例錢糧。嘉隆以來。漸次增加。每歲除閏。共該額銀六十萬七千七百一十八兩有奇。遇閏加銀二萬六千兩。原與太倉考所載數目不同。除征倭銀兩事寧停止外。其新增家丁賞賜并墩軍

夜不收月糧布花等銀四萬五千有奇。原係先督撫陸續新添議入年例解發。今督臣議欲裁減。相應仍行督撫衙門從長計處。奏報至日。另行覆請。伏乞

聖裁。

薊州鎮主兵官軍三萬一千六百五十八員名。馬六千三百九十九匹。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八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兩一錢五分九釐。撫夷銀一萬五千兩。賞軍銀一萬三千八百兩。前件。臣查得該鎮主客京運并撫夷賞軍。共該銀四十一萬八千二百九十

餘兩已屬太多。萬曆三年，閱視侍郎汪道昆議題邊餉比舊又增銀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兩，似涉虛費。相應改正。今查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四十二萬四千八十餘兩，比原額多發銀五千七百九十餘兩。查係額外，相應停止。前件臣等看得薊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除二十一年多發銀數，係山東民兵工食銀，及該鎮民屯等項，俱比原數缺額，應該抵補外，所據先經閱臣汪道昆新增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兩，似涉虛糜。議要改正，合行督撫官會查妥當具奏。

定奪伏乞 聖裁、

密雲鎮主兵官軍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九員名、馬羸一萬三千一百二十五匹頭、客兵官軍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員名、馬羸七千六百四十三匹頭、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九萬四千三十七兩一錢九分五釐一毫、前件、臣等查得該鎮原額主客兵銀數已太多、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邊餉、又增銀一十三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兩有零、似涉虛費、萬曆五年、又增銀五千有奇、更屬無謂、今查二十一年、發過年例

銀三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餘兩，是原額銀兩尚用未盡。萬曆三年五年新增銀數，通應裁減。前件臣等看得密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除萬曆五年增銀五千有奇，係興營中後三衛官軍俸糧布花料豆，原在京通倉庫支領，因路遠不便，題議改發不議外，所據先經閣臣汪道昆新增銀一十三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兩零，似涉虛費，議要裁減，合行督撫官從長會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永平鎮官軍三萬三千九百一十一員名，馬騾一萬

三千五百六匹頭京運年例銀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兩七分。前件臣查得該鎮官軍不分主客年例數亦贏餘。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邊餉又增銀八萬四千三百三十餘兩。今查二十一年止發年例銀二十一萬四千六百餘兩。是原額年例尚用未盡。則萬曆三年新增銀數相應裁減。又查薊遼總督顧養謙揭帖內稱永平先因倭警添陸兵三千每名月餉以一兩五錢。歲計當費餉銀五萬四千。乃額外之費與李巡撫會議漸銷。歲省餉以數萬計。此大臣謀國

之忠也。相應通行各邊。以後地方一時有事。只宜簡練額設兵馬。不許輕易增兵。前件臣等看得永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除近因倭警加增銀數。委係額外聽督臣酌量漸銷省餉。并以後地方有事。止應簡練額設兵馬。不許輕易增兵外。所據先經閱臣汪道昆新增銀八萬四千三百三十餘兩。費出浮糜。議要裁減。合行督撫官從長查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昌平鎮主兵官軍一萬九千三十九員名。馬騾五千六百三十五匹頭。客兵官軍九千八百三十六員名。

馬騾三千一百二匹頭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一十七萬三千七百九十二兩八錢八分二釐六毫四絲前件臣查得該鎮主客銀兩通融支給未見不足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邊餉又增銀五萬三千五百餘兩原屬虛費今查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一十三萬二百七十餘兩是原額銀兩尚用未盡則萬曆三年新增相應裁減前件臣等看得昌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係先經閣臣汪道昆題議酌定相沿至今所據增銀五萬三千五百餘兩原非舊額議要裁減

合行督撫官會查妥當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易州鎮主兵官軍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員名馬騾四千七百九十一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五萬九千兩前件臣查得該鎮京運舊止五萬九千兩今萬曆二十一年發過銀一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餘兩比原額多銀一十萬八千九百有奇蓋因倭警召募兵勇預備料草閱視簡練總兵遊擊等官各帶標營奇兵往來天津廩給行糧月費數千餘兩撫臣劉東星題謂軍苦於接應馬疲千

奔走倭未至而民已先病兵未強而費已不貲誠爲
確論自非題議撤回費又不知幾何合無通行撫鎮
諸臣今後偵探必確毋得先事調遣糜費廩糧去年
多發銀數今應停止前件臣等看得易鎮主兵餉銀
先年俱係民運止發客兵銀五萬九千兩萬曆八年
該本部題議將主兵民運銀改解太倉轉發二十一
年多發銀兩皆改解轉發之數似非額外難以停止
合行督撫及餉司殫心查覈務從節縮其防倭兵馬
偵探要確勿得輕易調遣以滋糜費事在督撫相應

通行查議具奏伏乞 聖裁

宣府鎮主兵官軍七萬八千九百二十四員名馬騾
駝驢三萬二千九百四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
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
四錢四分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
一十四萬八千比舊省銀一十八萬五千二百二十
餘兩臣推其故多因北虜款貢以此如款貢之益客兵不行調遣故年

例錢糧遂至節省過半該鎮督撫司道稽察節縮亦
與有力焉以後年例京運似應酌量減發仍乞通行

各邊以後能如宣鎮節省不次優擢則各邊督撫罔不加意樽節而邊餉不患其不足矣前件臣等看得宣府鎮主客兵馬年例除改撥大同鎮銀三萬四千兩每年額發銀二十九萬六千兩又昌鎮改撥銀三千三百二十五兩八分長蘆山東二運司轉發銀四萬八千兩共該銀三十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分今查二十一年分自太倉發過上半年年例銀一十四萬八千兩其下半年年例除扣抵該鎮贓罰還官俸糧等項銀四萬七千九百九十七兩四錢八分

六釐外尚該銀一十五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五錢九分四釐此因太倉空乏所積不穀支費隨查臨德二倉收有粮折銀兩於二十一年十月內具題照數動發差官解運支用原非該鎮節省所致合仍行督撫會同管粮衙門細查的確酌議停妥具奏前來以憑覆請伏乞 聖裁

大同鎮主兵官軍八萬五千三百一十一員名馬騾驢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四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四十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兩

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三十九萬六千五百九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八千四十餘兩，但該鎮與虜切鄰，年例似應照舊。前件臣等看得大同鎮，每年額發主客兵馬年例銀四十五萬六百三十八兩，原與太倉考所載數目不同。今查二十一年發過太倉銀三十九萬六千五百九十五兩外，扣還原借臨清倉銀五萬兩，共四十四萬六千五百九十五兩，止查扣贓罰事例等項銀四千四十三兩，所省不多。今督臣條議該鎮與虜切鄰，年例似難裁省，但值內帑單

匱合行督撫會同管糧衙門加意節省從長酌議停當具奏前來以憑覆請伏乞 聖裁

山西鎮主兵官軍五萬一千七百四十六員名馬騾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四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二十一萬三千三百兩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一十八萬五千一百八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八千二百一十餘兩又查得郎中劉兌三年積出附餘還官冒濫屯鹽逋欠之類通計二十餘萬已經戶部題請紀錄合無通行各

邊以後管糧郎中如有實心任事積餘過多不特紀錄仍破格優處一風示聞而所得多矣然偏頭等關係極衝邊鎮前項年例似應照舊前件臣等看得山西鎮主客兵馬年例除改撥大同鎮銀七千兩每年額發銀二十萬六千三百兩又補河東鹽課銀一萬六千兩共該銀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兩每年查扣贓罰事例還官俸糧等項多寡不一今查二十一年發過太倉銀一十八萬一千一百八十八兩八錢零及查偏頭等處委係極衝年例似應照舊所據條議各

邊要照郎中劉兌節省紀錄超擢合應依擬行督撫衙門并行各鎮管糧等官加意撙節以濟時艱仍聽督撫官會議至日以憑覆請伏乞 聖裁

延綏鎮主兵官軍三萬六千二百三十員名馬騾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七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額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六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兩三錢一分前件查得該鎮萬曆七年閱視官軍比原額減二萬七千六百員名萬曆八年尚書張學顏題准年例增銀四萬夫餉所以給軍也今軍減糧增於理

通乎。又查萬曆二十一年、發銀三十一萬二百一十餘兩。比舊省銀五萬七千五十餘兩。未稱不足。則前件年例似應止照原額。萬曆八年新增似應裁減。前件臣等看得延鎮年例錢糧自萬曆十一年以後。歲有定額。向無增減。近因西陲多事。議召奇兵三千名。因兵未足數。兩年內召兵月餉。戶七兵三出辦。尚未入額。及查二十一年。發過銀數。比舊省銀五萬七千五十餘兩。因內有就被改解贓罰等銀。扣抵足額。今督臣議要將新增四萬裁減。合行該鎮督撫衙門。從

長會議應否酌量減省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寧夏鎮主兵官軍二萬五千二百九十一員名家丁二千四百八十二名馬騾驢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九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額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四萬五千兩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二萬六千七百餘兩比額省銀一萬八千三百餘兩但該鎮年例數原不多又當哮賊殘破之後尤宜體恤前項年例相應照舊前件臣等看得寧鎮年例錢糧自萬曆七年以來因款貢哀客益主定有常額每年

亦有改解扣抵銀數多寡不一以故二十一年發自
太倉者止於二萬六千七百餘兩今該鎮哮逆殘破
正宜增兵餉以固元氣督臣議將前件年例相應照
舊與臣等所見相同合行該鎮督撫亟行料理兵餉
務使兵強餉足兩無虛冒酌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
裁

固原鎮官軍五萬九千八百一十三員名馬騾二萬
九千五百二十七匹頭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六萬一
百三十二兩八錢一分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

過年例銀三萬五千八百二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四千三百餘兩，但該鎮年例數原不多，似應照舊前件。臣等看得固鎮年例錢糧歲有定額，每年俱就彼改解地租牧租商稅課程等銀扣抵外不足者，請補內帑。如二十一年年例除扣足額數外，尚剩銀二萬九千三百餘兩，已於二十二年年例內開銷訖。其二十一年發過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因河洮召添軍馬額外加增，固鎮自此比前已增三萬五千八百餘兩。今督臣亦謂該鎮年例似應照舊，合行該鎮督撫

於前項新舊餉內，共圖節省，以充邊費。中間如有可省可減者，從長會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甘肅鎮官軍四萬六千九百一員名。馬騾二萬一千六百八十四匹頭。京運年例銀五萬一千四百九十七兩八錢一分。前件查得該鎮年例舊止五萬一千四百餘兩。二十二年發過銀一十五萬四百三十餘兩。比舊多發銀九萬八千九百三十餘兩。然該鎮遠在天末，南番北虜，他鎮不同。節年北虜搶番，每每假道該鎮。前項年例似應酌量減存。前件臣等看得甘鎮

錢糧定有歲額向無增減至萬曆十三年以後該鎮節議增添軍馬三次加增餉銀共計新舊主客銀一十五萬四百三十餘兩以二十一年發數比舊額故多發銀九萬八千九百餘兩今督臣條議該鎮遠在天末南番北虜出沒之地前項年例相應酌量減存合行該鎮督撫將前項新增舊額餉銀一一從長會議要見何項冗食當減冗費當省務求積弊盡釐餉無虛冒仍將應減應存數目會奏定奪伏乞 聖裁天津三衛原額官士旗軍九千三百九十員名巡捕

大馬一百五十匹。本色屯糧料并漕糧八萬二千一百五石六斗六升二合八抄四撮一圭五粟。折色民運并屯糧等銀七千二百九十七兩九錢五分六釐三毫八絲四忽七微三沙三塵九埃。前件查得天津三衛原有兵九千三百九十員名。爲海防而設。亦有額派糧料。後因各軍坐糜糧料。內簡五千七百赴薊鎮修守。萬曆二十年。因倭警。新募海防兵三千名。月餉人一兩。力士五百名。月餉人一兩五錢。去歲不及一年。費太倉銀五萬九千九百五十餘兩。皆額外之

費也，然已募不可遽散，相應將新軍撥補三衛逃亡，給以額餉，力士更番休歇，遇警按籍調取，是亦銷兵省餉之策也。三衛改赴薊鎮官軍，仍應撤回，前件臣等看得天津三衛原有額兵額餉，後因坐糜糧餉，以故改赴薊鎮修守，適因倭警天津地方，復行召募，官兵力士歲費餉銀數多，今議將前項新募兵士撥補天津三衛逃亡名數，給以額餉，力士更番休歇，遇警調取，將三衛先年改赴薊鎮官軍五千七百名，仍行撤回，本衛防守，誠得安兵裕國之策，但今倭報未寧。

力士應否更番薊鎮官軍撤回天津果否便益仍聽
該鎮督撫衙門從長酌議停妥另行奏請定奪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

華亭

徐孚遠開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茂苑文 秉文孫參閱

徐司馬督撫平羌奏議

疏

徐元太

請蠲疲民糧賦疏

蠲賦

題爲兵役繁興民生疲瘵懇乞 聖恩量蠲糧稅以

蘇重困以消隱憂事臣惟保釐之政莫先於愛養民

皇明經世編

平羌奏議

卷七十一

蠲賦

一

平露堂

生愛養之宜。尤在乎諮詢民瘼。苟于小民疾瘼見之而猶若弗知。知之矣。猶恐視而不爲拯救。是秦越瘠肥者也。豈所云愛養斯民。以搆保釐之責者乎。且川地萬山重阻。三面濱夷。田多雜石而利微。俗每好娛而習悍。以故饒餘之家甚鮮。鳩之尚恒苦于饑寒。負固之勢易成。擾之寧不虞其蠢動。臣自去冬入蜀。蓋孜孜數月以來矣。日夕之所拮据。非督木之移。則徵兵之儗。夫天下之最稱勞費者。無過於輸木用兵時。時計於兵。謂其故也。一舉之猶懼爲小民之病。而今二事適當共會。下縣

不堪之狀。殆彰彰明著無疑也。故臣於任事之間。尤時時徧問廣諏。殫耳目以察民隱。知閭閻之狼狽。已不可復加矣。若匿不以聞。又不求所以蘇之之策。萬一釀成他變。將撫綏之謂何。此臣之所以兢惕靡寧也。謹以民瘼二端。據實爲。皇上陳之。木枋之採辦也。旣屢奉。綸音不許加派。擾民矣。而頃於報運疏中。復奉。聖旨。該省用兵之際。採木艱難。商民疲困。候數足。原派三分之一。撫按官具奏量與寬恤。臣方與此中父老鼓舞懽忻。感戴。聖仁之不暇。而又何

敢更以困民瀆也。顧合抱鉅材，非產於川之內地，悉
在土司遐壤。甚苦峻崖深澗之難通。故計程則常有
一二千里之遙。計夫則必以一二千名之衆。彼入山
而尋覓之難。斫伐而堅美之難。出水而衝擊保全之
難。姑勿論矣。即拽運一事。如弔廂越嶺之險。與守候
往還之需。寧保其有不賂者乎。烟霧瘴癘之侵。與猛
獸惡蟲之毒。寧保其有不中者乎。或強去而羸歸。或
二往而一返。矧土夷時出搶財。夫役多遭樹勒。隨身
所有。盡被括搜。稍不當心。雖生命且不能倖免。迹其

艱辛之狀比之災傷尤甚臣安得不言其實取西番
之猖獗也既題奉 綸音許以相機剿矣而頃准

兵部咨稱傳奉 聖諭前日四川撫按官奏稱松潘

等處番賊爲患即今有無寧息一應剿撫事宜着彼
處巡撫總兵官相機處置務保萬全毋得生事貪功
及匿情養亂臣方與此中寮佐同心協力振揚 聖

武之不遑而又何敢遽以困民瀆也顧松潘孤鎮原
設在川之極西寒涼倍蓰平原甚苦黍粟稻粱之不
產故甲卒遠調於東南之士漢官司米糧糴買於西

北之附邊州縣彼道途有師行之擾驛遞有傳報之擾工匠有置造器械之擾姑勿論矣即轉輸一事如營房竹木軍所棲也豈一人之可攜乎葦蒜魚鹽軍所食也豈一日之可缺乎以物價則其輕以腳價則其重矧春和乃可進攻徂夏即虞水泛農忙之候二麥未耨耕作已妨又何收穫之可望究其饑饉由來亦比災傷最甚臣又安得不言其實耶夫輸木以供大工之用民誠困乃分義之所當爲也而何更加之以師旅用兵以禦寇賊之災民誠困亦時勢之不吝

已也而何即重之以採辦以是二役併於一時百姓之心雖欲乞哀於臣而臣實不能寬之百姓臣之心亦欲加惠於百姓而百姓實不能得之臣此臣與百姓之所交諉於無可奈何者也臣亦知木事未竣則曷敢言蠲兵事未息則曷當言蠲惟乘此効力之時而稍寬恤之不特可解倒懸之急以紓其愁顏抑將可溥駘蕩之恩以作其勇志矧請之不預則派額頽而數難減反屬後時矣議查得川省田糧實徵九十七萬七千五百三十一石七斗五升一合零每年夏

稅秋糧除起運部料及貴州倉折銀外俱聽本省供
運松茂安綿建昌叙瀘各軍餉及存留儒學等倉支
用之需伏乞 勅下戶部查議如果臣言可采速爲
覆請准將四川萬曆十四年分夏稅秋糧量免十分
之三其料銀貴糧或蒙一例蠲徵惟復聽臣行司查
動各邊米脚價積餘銀內照額解足庶德澤溥而民
有甦生之慶人心安而患無卒發之虞矣

初報河東大捷疏

討平松番

案照松番據險逞兇軍民橫被虔劉之慘致塵 皇

上繪音申諭而本兵因以議覆責成令巡撫總兵及

知甯年功之虛實以正亦胡其強有精力亦能

司道等官相機撫剿臣已督行兵巡各道多方招撫

臣也

而負固如初始一面差官分調土兵復一面牌行各

道令通事譯諭爲惡諸番果能擒斬真正渠魁以贖

罪及傾心送質投降者俱許待以不死仍照格給賞

無非冀其悔悟改圖而使我無廢法則犬羊之性亦

不妨馭若犬羊也乃番蠻豈直罔遵益爲糾聚數千

餘衆倚山找架七稍砲於正月中旬連攻蒲江關將

關內官營房屋盡數擊殘衝毀固守則糧糗不繼坐

皇月歷世編 平差奏議 討平松番記 平定堂

斃可虞交鋒則多寡相懸聲援更絕少延時日亦幾
陷關城矣賴叅將朱文達熟慮退無完計而進可出
奇身自當先忽爾開關迎敵用百子銃一時齊發番
不及避而傷損頗多累卵之危自茲稍解又准總兵
官李應祥移文稱節年殺死守堡官并軍兵商民蔡
四元等共四百八十餘命者係東路溝窰溝丟骨段
舌人荒西北龍溪蜈蚣上官茹兒阿孝惡鬧王荅甘
蔗戈臘熱溪別柘思荅地等寨番蠻殺死軍兵許九
等八百二十餘命者係大小粟殺北定玉柱阿牛王

龍交舍安貫烟蔥列柯歪地西革牛尾鹿卜石柱等
寨番蠻其坎上漢人羊思定鷄公上平泥下平泥野
和尚亞寨阿思洞上泥巴呷竹呷二等一十二寨係
往來聽使熟番素不爲惡等因在卷臣備詳往歲之

番有生熟善惡亦當分別

惡踪兼酌目前之罪狀知釀成邊患皆出委靡姑息
之由若非大剿申威而漫云招撫以苟圖塞責是弱
形久見矣猶復以弱濟之火益熱而水益深實臣之
所不敢出也雖剿撫有難偏廢在今日則宜撫後而
剿先且番勢之張固云恃險亦窺我軍兵所從事而

彼得蜂屯相抗。故其銳難摧耳。誠令三軍隨地列營。使彼莫知進剿之途。而各自爲守。則守多而力分。此破番之最要者也。隨行鎮臣議定。令原任總兵郭成觀其部分有紀可領訓練敘馬等兵七千。直抵黃沙壩。劄營占據諸番

以下其將來成功矣

吭喉。以奪賊氣。遊擊周于德領播州宣慰楊應龍土兵七千。劄營於鑼鍋嶺等處。以搗其前。遊擊邊之垣領酉陽宣撫冉維屏土兵五千。劄營於地名蕎壩腦。以攻其後。叅將朱文達則領平茶土官楊光祖楊正崇。并天全土兵共四千五百有奇。於地名茨溝劄營。

拊其要脊而擊之。俱聽總鎮監軍道居中提調。令原委敘州府通判陳忠隨營贊畫。臣又移行鎮道。如將領等官營伍。須先與約。凡加征寨分。必果大愆首惡。曾經殺害官軍。及斷道攻城。罪惡貫盈。而難赦者。其脅從陰逆。雖稱叛服靡常。而能知向化畏威。即聽投降效順。至於平素原非惡寨。則預給以旗使之。玉石有分。此不惟仁義並行。而我師有紀。且令殞生莫救。而彼勢自孤也。然河東河西兩酋。亦未可一時竝剿。以分兵力。就二者而酌之。則河西猶有一潤爲

屏。而河東與各關堡相連。其爲害也尤便。其欲除也當先。且東寨一平。則河西喪膽。乘勝以行。剿撫易如反手矣。續准李應祥手本。捷報前來。俱解紀功道。叅議謝詔審驗。呈巡按御史陳瑄覆核具奏。及稱黃沙壩係諸番出沒之要衝。先年總兵何卿亦欲建堡於此。而知爲番部所必爭。恐難就緒。故竟成缺典。此今日之當急圖者。乃郭成率衆壘營。已隱若石城之壯。規模濶大。可無煩式廓之再增。惟因其址而修治之。自是金湯足恃。又稱見今河東惡寨番蠻漏刃者。皆

逃避深箐，河西一帶惡番，正圖進攻，適副使王鳳竹往過營堡河西，上節番蠻已有數十爲羣，隔河伏地，而哀告乞降者，至於下節思荅等寨惡番，仍披甲放砲，挑搦我兵與戰，等因各報到臣，爲照松潘夷種，即古氐羌，番別熟生，姓分大小，以尋戈爲擄打，以戰歿爲善終，其習曠矣。大掠成都，曾有二十萬人之號，詳稽蜀志，備存四十八寨之名，其族繁矣。國朝自洪武十一年，御史大夫丁玉平羌之後，迄宣德中始作梗，而圍困松城數月，比時特遣大都督二員，統調陝

西四川貴州三省軍兵十餘萬，一舉而克之，嗣後每臨番警，則比例請兵，率以爲常。誠灼知其勢甚而難於撲滅也。嘉靖年間，白草煽亂，有易視之者，輒提士卒五千以禦，而竟至全軍敗沒，無一得生，此其明鑒已。以故先年守土之臣，往往諱言征剿，而藉名曰撫，以文其選，更之非布帛茶鹽賞需歲益奉如驕子，漸不可爲。一發之餘，遂累歲不能奏績，因以貽憂。君父宵旰靡寧，或延訪大臣，或咨詢廷議，臺垣獻策者咸謂松潘地接陝邊，制禦番蠻功罪宜同乎北虜，載

在故籍可攷而知也。夫北虜爲邊陲大患。孰不知之。而西番以一省疥癬之瘍。奚至此於備虜。正爲入松之路。鳥道凌空。峽逼蜂腰。可回萬騎於千崖之阻。關重櫛齒。如引百斤於一縷之微。若使梟鴟窺暮而狂鳴。何殊鬼賊射沙而必中障塞。孤懸之勢。此實無雙者。志載先朝都御史宋滄繕獻地圖言制番之畧。而云人皆知劔閣連雲之險。自松壘視之。猶爲坦途。人皆知瞿塘灩澦之險。自松壘視之。猶爲安流。此其崇山絕澗之難踰。亦可想見矣。矧星羅稠寨。猿狖成

羣睥睨跳梁。又能使山澗益增其深峻。故平居無事。彼番之敢于蔑視堡軍。而賤此脂膏。啗此血肉。稍不如意。復從而斃之者。豈獨強哉。亦恃此險固。知我之無奈彼何也。我軍之過於畏視番蠻。而割肌以充。瀝髓以潤。苟得全軀。即忻然忍痛者。豈本弱哉。亦休此險固。知彼之非我可圖也。劫於積威。日靡一日。此方望之而股栗。渠益啣之而心雄。是以小則礮石裝塘。放隔河之冷箭。大則攻關掠堡。逞支解之窮兇。誠足爲門庭之寇。恐非止蜂蠆之憂也。

再報河西大捷疏

討平松番

照得番在河東者雖破名寨二十處而逃生山菁尚
多况大小粟穀尤最有名未可以其難攻而縱惡若
必欲完茲西討蓋屬耽延矣且河西思蒼歪地乾溝
西華王荅甘燕耳別西坡列柯樹底雙橋九姓等寨
惡番自恃河爲重險師難卒渡仍敢搖旗躍馬以自
雄又當特出奇兵使霆迅而不遑掄耳彼大小粟穀
見我兵之西事隄備必疎若乘其稍懈之機突爾回
戈東向則勢若從天而下破之又何難哉隨即移行

○得○以○形○制○敵○之○衝○亦○畧○得○上○文○成○用○師○之○意○

鎮道作速舉事。有真心降伏而求招者。卽照節行檄諭招安以行撫。已撫之酋更不許諸人較懽。致於恩信有傷。續據鎮道移報。胡子川羊先結阿讓臘梅老虎六寨番蠻畏威真心投降。各准給白旗安插。又據松茂二道稟稱。牛尾寨番素稱稔惡。於去年十月因見官兵找筏。僞獻甲馬乞饒。乃實暗助列柯等寨。抗敵官兵。罪難容赦等情。臣照該寨番情反覆。備露奸形。亦行鎮道發兵相機剿殄。務申國法。以懾夷心。去後。續准總兵官李應祥手本。斬獲功蹟。節次移報。

到臣爲照番蠻之恃險積兇固神人所共憤而欲申
天討以靖疆圉實有二難焉其始也折衝之難何也
賊皆勢有所屬討賊而先摧其本幹則枝葉自隨雖
難○猶○未○難○也○獨○番○情○無○主○而○逆○則○各○爲○我○之○介○毒○凡
鳴張者惡可縱而不誅乎故剿之有遺則甲懲而乙
尚蹲夷如故欲無遺焉又多伏於峻崖之內而功未
可○期○倘○因○一○發○以○傷○百○發○之○能○則○拙○矣○此○折○衝○之○難
難于剿而有全功也其終也結局之難何也賊皆勢
不○可○留○討○賊○而○悉○拔○其○根○株○則○孽○餘○靡○託○雖○難○猶○未

難也。獨番類甚繁，而順則猶爲我之重屏。即鶻擊者，惡可揆而盡戮乎？故剿之不痛，則始畏而終將倨肆。若初欲必痛焉，又或逃于深箐之中，而計弗敢出。若因一夫以老萬夫之守，則疎矣。此結局之難，難於剿而能速定也。臣每深惟聖諭必兼剿撫以責成，而養亂貪功，實並行申飭，知兵雖未交於萬里，策則已定於九重矣。

白草羌夷歸順疏

白草歸順

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陳瑄議照白草諸番

地當東南兩路之樞，形列首尾常山之勢，變成犄角，
瘍匪皮膚，蓋緣生齒漸繁，躑躅思逞兇於羸豕，兼以
處心多狡，攀援欲藏，巧於詐狙，故彼寇松州，此自潛
爲內應，此驚石縣，彼皆願效前驅，蓋相依則齒懼唇
亡，共類則狐悲兔死，宜其有倡而必和，有約而必趨。
固羌蠻之所恃以跳梁，亦關堡之知其無可奈何，而
輒從隱忍者也。昨茲猖獗顯然之患，誠在松番矣，隱
然之憂，非屬於白草乎。况歲內託言蜂蜜，竊聚犬羊
意在乘機，潛相煽虐，儻白草不先撫定，則我欲戰而

渠且爲爪牙。

以增番衆之強。

我欲追而渠且爲淵藪。

可謂而離。

以脫番人於險。

因而責之。

則謀彌合并而圖之。

則敵

更多。

雖益之以數萬之兵。

持之以朞月之久。

恐征之

猶未必能勝。

勝之猶未必能全也。

用是申以告戒之

詞。束以牢籠之術。始欲折其悍而聲爲從。彼進兵之

詭說。使之慄然危。繼欲消其疑。而示以兵不彼出之

真情。使之歡然感。矧遙覩貔貅之雲集。膽已俱寒。更

聞葦荻之風靡。覓應盡喪。非特弗陰助而已。且折斷

僑梁。以明拒絕之踪。非特弗匿逃而已。且送還被虜

以示忠誠之念。徃之已降者，增納菽糧於驪外。今之願附者，乞供常賦於邊關。陳甲馬而歸誠，望旌麾而叩血。雖好厥鴟音於食菽，敢云惡質之盡銷。乃馴其鷲性於爲鳩，洵應陽春而能變。卽頃者六師奏捷，易若燎毛。東征而掃蕩黃沙，西討而澄清黑水。孰非白草諸番之效順，先爲剪其翼而孤其援哉。故以四八寨之羣兇，稽百餘年之徃牒。昔嘗以兵戈禦之而不足，今竟以口吻招之而有餘。伐謀成不戰之功，柔遠信非常之業。實由 皇上聖德弘敷於天外，因爲風

偃天驕，威明普照於日中，遂致貢通日入，允紹虞階之舞格，何言漢塞之來朝也。

議處善後事宜疏

平番善後

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陳瑄，看得各寨番蠻自春夏蕩平之後，凡經剿僅存者，既讐維揚之武威，咸栗股而改圖，有納降全活者，尤懷不殺之恩，悉輸稷以明感，爭助新城之木石，節還舊虜之人民，目前景象若茲，似可無煩過慮者。顧犬羊之性，恒苦無常，蜂蠶之驚，每生不意，誠戒覆轍於已往，其隄防之補葺

宜勤若乘未雨於方今則戶牖之綢繆邊緩因將司道所呈後計逐一審籌可革可因務求允當除事體得以權宜通變者一面查照徑行所有增置勸懲調更團練四事俱關係於邊疆重大相應開列款條以請上裁

計開

一添置守備以專彈壓照得松潘南路黃沙壩當諸番環列之衝最稱要害爲左右皆羊腸一線而獨此寬平約二里餘故每肆猖狂必於斯焉糾聚兼以往

來松壘隔程悉百里之遙據險阻途聲援立絕項念
噤喉最急勢應先奪以制人故令立功原任總兵郭
成提卒數千長驅直入因爲壘營其上用張衡擊之
形雖全捷實收於諸路星羅而拊背搯吭匪黃沙爲
甚重哉使不及茲柔服城守亟圖是以二百年未竟
之功已成復棄也隨趨有餘之兵力稍恢新定之址
基委估興工不三月而石城鼎建諸番所恃我實居
之矣然須在本處添設守備一員見於原畱修守兵
內挑選三千名再於該路抽撥主戍軍兵五百名相

爲協守仍請 欽定守備司名及請 勅責成專一
提調西寧關起至平定堡止一十五關堡往來巡視
管束漢土夷民一遇有警相機策應各項事宜聽兵
備該道及副總兵節制使地有專責而事無他虞

一定期舉刺以圖實效照得政體莫先於責成人情
恒競乎懲勸若以地之苦辛與彼樂土才之優裕與
彼具官俱混爲一途而不加旌別欲其致理難矣况
松潘設在極邊環以羌酋險寨故每年正旦有大賞
仲春有小賞意唯恩結諸夷使之效順歸誠受羈縻

以安障徼耳。儻羌酋搖動則松州必危。蜀失松州則羣虜直侵內地。是城設垣墻之外。勢已甚孤。而地爲脉絡所關。機尤非細。使兵總官信義不孚於平日。隄防又弛於賞時。指顧之間。夷心頓變。即能撲滅傷損已多。以事權重大若茲。勞劇自不同乎內地矣。矧雪山寒冱。五穀不生。風氣弗宜。如拘桎梏。此惟意在苟延歲月。徼地方之無事。以待遷耳。安望申威令而肅紀綱。以馴服羌酋爲已責哉。臣等以爲自後振新之急務。莫若將兵備副總兵二官。慎選而用之。旣得其

人又定爲三載一行考覈之典如自十五年爲始則於十七年春賞畢後撫按官備查三年之內有無失事而會疏舉刺之如一年無事兵總二官俱請紀錄二年無事則副總兵請紀錄而兵備官請賞賚三年無事則副總兵請賞賚而兵備官請陞俸一級遷轉仍照常格兵備官又有卓然經濟人與地宜而夷酋懷畏交股者更請加銜久任若總歷至五年勞績益深許得疏請陞級又歷至七年亦如之儻其恇玩長奸乖張債事即行叅治以警將來其各路叅遊守備

等官亦併附疏中舉刺使守備賢者即可備此中叅遊之選叅遊賢者即可備此中副總之選而不肖者又不至於倖留如是行之而邊政有不克修者否也至於各關堡把守掌貼指揮千百戶官舊以一歲一更用均勞逸邇年承委者視如傳舍屈指滿班甚則闕茸無爲眠同猫鼠又其甚則貪淫罔忌慾恣虎狼沿襲爲常邊患蓋不惟羌毒已也當此更新之會亦宜立法變通如松潘之三路威茂之七路各把守掌貼官應於軍政之年同衛所官一併考選必其謀勇

趙羣熟諳邊務者方充前任，限以五年更替，果有操
弗殿軍，惠能恤士，勞徵守禦，蠻部歸心，許得於三年
查覈疏內，併叙以備擢用，諸凡生事尅軍，激夷啓釁
者，並聽從實叅拏重處，則所以鼓舞人心者，益無滲
漏矣。

一訓練民兵以壯軍威，照得儼矢將來，貴於有盾，操
珠野宿，弓可無弓，言思患預防，道莫先於修備也，故
食無備粟，則不能待饑，心無備謀，則不能應卒，彼事
至而後爲取辦者，與拾濟奚殊乎，蜀地瀕夷，尤多雜

處米鹽生競，粿寶易開。苟懲創之不以時，遂至披猖而難制。如今之吐蕃西獫夷，猓南驚皆由威武不揚，是以釀成大患耳。夫兵不預練，而卒然有事，其勢不

容不旋調於土司，豈惟道里濶遠，若望越人以救溺

兵之不足用而有急必調之故也

土官之驕縱由官

且赴令而途難不擾，成功而氣易生驕，即藉以助威，猶非得已。顧因而專倚焉，爲策不益疎哉。查得先年都御史譚綸曾銳意整修武備，遴選民兵之精壯者，分道責成，而居中提調，團操邊寨，頗皆畏懼。漸因日久頽廢不行，舊籍徒存，成規俱失。每言演習，竟成虛

套甚至州縣有司因節年裁役過多而直撥以私充
迎送益非設立民兵之初意也臣思前此未加軍務
之先猶舉練兵之政矧邇旣奉

四川巡撫向來無

命提督可令武備

提督官衙

因循不亟爲先事之圖哉該臣業督布政司將通省
民兵查以舊編名數爲主經減者量復經增者量裁
務在不逾舊額挑選精強之卒以充練兵酌抽閒役
之需以資衣甲在外住劄各道有衛所者則益以軍
兵就聽該道督各操捕官團操省會則益以成都等
衛軍兵委一將職專理團操亦聽分巡川西道爲之

監督顧兵期實練，統之必有定員而事匪專司，終難責以成效。臣請皇上准將四川都司操捕僉書一員改充臣標下遊擊官，聽臣督飭專司團練，着實舉行，使處處養有精兵，而一呼可以百應，卒當有警，將殷若雷霆之出地，而莫測沉機，雖處無虞，亦隱然虎豹之在山，而潛消惡念，此又固本之勝籌也。

申文

申明剿撫機宜

剿撫松番機宜

爲軍務事，准總鎮手本，回稱機宜無定，成議難拘，合

無以見到播州之兵，并催郭成統練兵前來，及本鎮調發標苗等兵，令遊擊周于德等先將五寨三寨攻取，然後移兵將東路窰溝大小粟穀西革思荅等寨次第布剿，并開丟骨沒舌人荒三寨西北龍溪巽蚣土官茹兒等寨，俱係極惡番寨等因。准此案照松潘南路惡寨先准總鎮移文，并據松潘兵備道議呈，已經准照備行知會，其中寨惡之重輕，應剿應撫者，俱聽鎮道號令，兵將人等不許偏執去後。今總將開出塞分，如大小粟穀等寨，乃惡之尤者，况與該道往常

所報最惡。番寨相同。除發郭成練兵一枝。速詣總鎮。聽令調度外。看得剿術有三。兵不樂加也。每招安以解攜其黨。而併興誅罪之師。是之謂撫剿。兵不輕動也。恒審察以操縱其權。而時出搗虛之策。是之謂鵬剿。至於芟其根株。沒其地土。虔劉而蕩平之。是之謂盡剿。剿即可盡。亦爲焚藪而田非所宜矣。撫術亦有三。懷之恐其褻也。乃殲厥渠魁。待望風者之悔罪。而後許之。是之謂撫討。之未必平也。惟歷以士衆。乘負固者之畏威。而因收之。是之謂挾撫。至於要之誓。

盟餌之則帛委曲而羈縻之。是之謂誘撫。撫從其誘。不免厝薪而寢。非所恃矣。近年松番圍攻城堡。阻斷道途。戕殺官軍。不勝其慘。適本院撫臨之始。鎮道案移。請乞增兵。急如星火。本院一面調集土漢各兵。數近三萬。一面取備錢糧。具本題報訖。度茲時勢。與事理之所宜。如盡剿則傷仁。誘撫則失策。計難出此。已無可疑矣。恐苟且目前。而不圖久遠者。或藉口成功之難。必以挾撫爲良謀。豈惟墮賊術中。將至朝投降。而夕反叛。亦何以洩邊地軍民之忿。張天朝震懾。

之威且以仰復鵬剿處置之成命乎况明諭有云一應剿撫事宜着彼處巡撫總兵官相機處置務保萬全毋得生事貪功及匿情養亂部議有云撫鎮司道等官仰遵近日相機撫剿 聖諭督率官兵亟除大患諭議翼申如此諄切昨據該道稟稱番衆知大兵果至牙番族仲等輒稱糾合二姓投拜若許以投降番必誠信此言甚左關係機宜擬合申明爲此案仰監軍道官吏會同總鎮照節行事宜隨便調度分布剿必戮其鯨鯢撫必全之水火毋得違錯未便

終